

▶ 阅评天地 ◀

乡愁让生命如此丰盈

——张雷散文诗近作印象

○李松璋

眷恋故土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。人的血肉里与生俱来地带有怀乡、思乡的天性,那是生命的密码,在古往今来的诗词歌赋里,这种人皆有之的情感,被诗人命名为“乡愁”……

乡愁是一个人无药可医的病。无论是远走天涯,漂泊异国的游子,还是隔山隔水遥望,虽咫尺之间而不能往矣的异乡客,都会生出或深或浅的惆怅,或悲或恸的伤感。

李白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杜甫“今春看又过,何日是归年”,高适“故乡今夜思千里,霜鬓明朝又一年”,马致远“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”,白居易“一看肠一断,好去莫回头”,崔颢“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”都是乡愁;余光中“我在这头,大陆在那头”也是乡愁;人们对故土情感的袒露,最不需遮掩和克制,无论名气多大,地位多高,年岁多长,为思念家乡而动情、流泪、下笔千言,都让人为之肃然起敬,并感同身受。近读诗人张雷的一大组散文诗作,浓浓的乡愁扑面而来,拳拳赤子之心令人为之动容。

乡愁无处不在

我和张雷素未谋面,只是诗来诗往,但是凭直觉,我觉得这位警察诗人,应该是平和而

敛的,内心细腻,感情丰富。他对故土的那份情愫,从散文诗作的字里行间清晰地传达出来。从未读过哪一位诗人写了这么多同一主题的诗作,无论在想象中,还是在现场,或是在梦中,故乡的一草一木、一声一息都是他的寄寓之物,都连接着他日思夜想的浓重乡愁,它们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线,牢牢地系在张雷的心上,稍一触动,便会让心潮澎湃,泪湿眼眶。如果说,对于一般人而言,乡愁是一种会让他偶尔感伤、偶尔心口疼痛的想念,对于张雷来说,乡愁这两个字,可能就是他的命,是他全部文字的意义。

随风飘逸的缕缕炊烟、新酿溢香的米酒、无水的池塘、梨铧、雁阵、鸟鸣、柴门……这些物象似乎都是举目可见、伸手可触的东西,是每个人心中故乡的基本元素,也是最容易被忽略、被遗忘的东西。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人们,眼下所怀念和渴望重新拥有的,多是新鲜的空气、清澈的河水,还有夜晚的安静。是厌倦了城市的喧嚣、巨大的生存压力之后,想找回曾经的纯净、安全和美好。用不了几天,乡村的原生态、不方便又会让他们难以坚持和应对了,又开始怀念城市的灯红酒绿、车水马龙了,然后,再以堂而皇之的名义回城,乡村再次沦为酒桌上的谈资、轻飘飘的感叹,或手机里很快便会被忘记甚至删除的自拍。而张雷的乡愁,是那样朴素、平静、自然、贴切,又是那样的真实、忧伤。他会在村口被遗弃的树墩旁,细数一棵古树的年轮;他会轻轻地抚摸古宅歪斜开裂的老墙,听它诉说岁月的风雨如何粗暴蛮横地对其施与的无情侵蚀;他会看到袅袅炊烟漫过谁家的房檐,鸡鸭在村路上蹒跚寻找逝去的主人;他会听到犬吠惊吓了陌生的路人,并为此而担心和关切,以村庄主人的身份,对陌生的路人深

音,竟如赤子献给母亲殷殷的歌谣。

张雷是一位懂得感恩的诗人。他时刻记得:娘用满手老茧和苍苍白发哺育了我的前程,我必须用汗湿衣背和开心的笑容,浇灌母亲的希望。“我是娘精心放飞的一枚风筝,娘是我乡愁疗伤的一味苦涩中药。娘的心血,一半用来侍弄生机勃勃的庄稼,一半用来经营烟熏火燎的灶房……娘飞针走线,缝补生活里点点滴滴的缺失与遗憾;我夜以继日整饬身边的沃土与荒原,娘的背驼了,腿脚没有了往日的灵便。看着岁月的褶皱爬满了年的脸,我的心里塞满惶恐和疚歉。(《我管母亲叫娘》)

这些诗句,似乎配上了音符就可以歌唱,层次和节奏感十分丰富,也极为鲜明。许多散文诗人在创作中都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了复调的艺术手法。记得耿林莽先生在一篇专论“复调思维”的文章里,曾经引述另一位散文诗的革新者和引领者许淇先生的论述:“散文诗是两根和弦以上的双调性结合;它应拨动意象的和弦——交织、复沓、重叠、并列……它可以表现时值、速度和生活节奏的急剧变化,表现现代生活中现代人的潜意识和深层意识。它甚至可以出现不谐和音,那将是富于暗示的多层次、多声部的交响音乐。”

当然,繁复不是堆砌,交织也不能混杂,在运用复调创作时,把握住主体旋律和思想非常重要的,不论声部多么繁复,不论想象走出多远,海阔天空,最后还是要回到作品表达的主体上,形成一部厚重而丰富的交响,让人合上书卷仍感觉余音在耳,情感的震荡历久弥新。

可喜的是,张雷也自觉地加入了尝试这一创作手法的行列。当然,他的探索和实践还不止于此。以庞大的组章吟咏同一个主题,这本身也是一种清醒的“复调”意识,让他的乡愁,由个人内心的清浅情绪,走向每个人的集体记忆和认知,走向深厚与宽广。

母亲是乡愁的灵魂

无法想象,一个人的乡愁里,会没有母亲。有母亲才有家,没有母亲的村庄,是不确定、不完美、不动人的,乡愁两个字也会失去情感的分量。张雷的这组乡愁散文诗当中,也写到了母亲。白发苍苍的母亲,端坐在灶台前,心事重重地生火做饭。为何会“心事重重”?我猜想,一定是为了儿女。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是无比坚强的,生活的苦难从来摧不垮她们,面对强盗和困厄,她们绝不会流泪,唯有面对儿女的前程和命运,才会“心事重重”,才会独自垂泪。“袅袅炊烟,熏老了母亲的容颜”,用“袅袅炊烟”自然而巧妙地替代“岁月”,将笼统、广大的时间概念随意之间化作乡村具体的意象,我们仿佛看到,坐在灶台前的,是自己的母亲,亲切感油然而生。“一缕炊烟追逐另一缕炊烟,它们围绕着母亲打转,呛得母亲双眼盈泪”,这写实般的情景白描之后,诗人笔峰一转,坐在灶台前烟熏火燎的平凡母亲灿然升华:“在袅袅炊烟里,母亲一身在何方?风儿亲近在村巷里流浪的猫儿和狗儿,狗儿猫儿的主人是否奔去了向往的天堂?风儿欣赏那对鹤发童颜老夫妇收音机里传来的戏剧唱腔,那对老夫妇身后还有多少幸福时光……”

一写到母亲,张雷的文字便如同溪水突破石头的阻挡,滔滔不绝,笔在纸上擦出的声

最好的诗歌,包括散文诗,都具有节奏性

用复调创造诗意

张雷特别善于在散文诗创作中运用复调的艺术表现手法。一咏三叹,但悲喜有度;节奏舒缓,却涌动激情。他的目光抚摸过故乡所有的物、事、人,每一处都引起他深藏于血肉的乡愁,他对故乡的记忆是完整的,美好的,诗意的,不仅观察细腻,而且充满机趣和发现:“尘土柴屑安安稳稳躺在村巷的地面上,故意不和风儿搭腔。”“自来水登堂入室和灶房的锅碗瓢盆窃窃私语,水泥路走村串巷惦念老家的方位,”“风儿巡查倒掉的一间院墙,院墙的主人身在何方?风儿亲近在村巷里流浪的猫儿和狗儿,狗儿猫儿的主人是否奔去了向往的天堂?风儿欣赏那对鹤发童颜老夫妇收音机里传来的戏剧唱腔,那对老夫妇身后还有多少幸福时光……”

最好的诗歌,包括散文诗,都具有节奏性

奏响中韩民间文化交流乐章

近日,我市一民间中老年艺术团体一行36人,应邀赴韩国进行文化交流及文艺演出活动。据悉,这次中韩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驻韩大使馆进行,由中国在韩华侨协会总会、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主办,首尔华星艺术团承办的。

中韩演员以女声合唱《请到我们枣庄来》、韩国歌曲《大长今》拉开了文艺演出的帷幕,又在大合唱《铁道游击队》插

曲、韩国歌曲《阿里郎》动人的旋律声中结束,演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,节目精彩,掌声不断。演出结束后,中韩演员互换礼物,依依不舍,合影留念。

(窦云玲 摄影报道)

下图:演出结束后,总会会长向我市的民间艺术团体赠送“中国在韩华侨协会总会”、“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”会旗。

右图:中韩演员在后台候场。



痴情乡村的缠绵与缱绻 (组章)

○张雷

记住村巷里曾经的笑脸和远去身影,只是想让未来的时光多一份乡村特有的舒适与安谧。

风过村巷,有时兴奋得手舞足蹈,有时暗自垂泪忧伤。

在村巷经年累月穿行,祈愿风儿每时每刻朝气蓬勃每时每刻心情舒畅。

桃花开满回乡路

风轻推柴门,送来久违的问候。

旷野的积雪神情黯淡,在与艳阳对视的瞬间泪流满面。

娘倚在柴门前,把儿的乳名唤了一遍又一遍,外出打工的儿子怎么一声也没有听见?

虚掩柴门,娘围着破败的灶台生火做饭。

儿闻到饭菜的香味,会不会早点返回家园?

让春风捎上一封沉甸甸的家书,里面有娘的唠叨有娘的挂牵。

娘眼泪汪汪说,家门前的桃花开了的时候,儿呀你能回趟家看看吗?

风绿江南,儿子似乎在梦里听见了娘的呼唤。不能回家陪娘过年,是等着工厂里发放工钱。举头仰望异乡的圆月,回家的念头

在泪眼里打转。

家门前的桃花在阳春三月绽放笑脸,儿子一定回家看娘一定到爹的坟前祭奠。

掐指数着时间,早早预定的返乡的车票。在赶车回家的前夜,儿在板床上辗转难眠。把浸着血汗的工钱数了一遍又一遍,想着给娘买些好看的衣服和精美的糕点。

叩打柴门的门环,想听娘开开心心唤我的乳名。娘三步并作两步走,颤颤巍巍打开了柴门。

门前的桃花在我唤娘的声响里次第开放,桃花的笑脸就是家给我的温馨就是娘给我的温暖。

乡村四月天

紫燕筑完新巢,开开心心撩拨满池碧水。

流水声荡气回肠,耕牛兴冲冲奔走在田垄上。

杏花急匆匆卸妆谢幕,桃花涂脂抹粉登场妍。

油菜花用金灿灿的赤诚,为接近尾声的花事打着接力。

春天的大戏,在花开花落里精彩演绎。

每一缕风,都暗藏着一声召唤。每一声鸟鸣,都蕴含着一团激情。每一片花瓣,都栖息着一个春天?

谁收藏了春意盎然的笑脸,谁忽略了落花流水的失意?

细雨纷纷,乱了路上行人的方寸。赶在清明之前回趟家,是不能变更的行程?一个节日固执地烙在了彼此的心间。

折柳为笛。在低缓的旋律里,怀想远去的亲朋与故友。

香火缠绕着炊烟,相思与缅怀隔着乡村四月天。

芳菲渐尽,花瓣零落成尘。

春泥醇香,是四月赠予大地的一份厚礼。

水流激昂,带走淡淡的惆怅与忧伤。

耕牛低哞,耕耘乡村大地四月的芬芳和畅想。

一颗素心,满目慈悲。乡村四月天,在袅袅炊烟里劳作,在氤氲薄雾里参禅。

阅读·悦读

投稿邮箱:yueduzz@163.com